



凡夫俗子的肉身携带着七情六欲，注定是
逃不脱感觉的五指山的。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触觉布成一张雷达网将我们所有的感觉一网打尽。

感觉的自然史

(美) 黛安娜·阿克曼 著
路旦俊 译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感觉的自然史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美) 黛安娜·阿克曼 著

路日俊 译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by Diane Ackerma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合同登记号: 19-2005-12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觉的自然史

(美)黛安娜·阿克曼著 路旦俊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7.1 (三尺书架)
ISBN 978-7-5360-4759-4

I. 感… II. ①阿…②路… III. 感觉-通俗读物 IV. B84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8708号

丛书策划:	秦颖 缪哲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责任编辑:	邹靖华	平面设计:	张红霞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1.25 1插页
字 数	260,000字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8000册
定 价	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三尺书架

总序 三 尺 书 架

以前的丛书，都有弘远的抱负。大部头像“四库”这样的，固然不说了，小的如鲁迅的“朝花译丛”，也是以“传新知，启民智”为宗旨的。洋的如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的“哈佛古典丛书”，则为记录2000年来人类进步的痕迹，“给受教育不周备的人，一个袖珍的图书馆，使砥砺思想，陶冶性灵，跻于文明的传薪者之列”。

这是自信、开朗、庄重的时代的往事了。

咱们时代的人，性子要阴郁，精神则萎靡，对善、对美、对进步，抱的都是犬儒的心。书虽然和前人一样，也依然在写，依然在读，但目的则变了：或为传授、学习生存的兵法，或为生存之余，松一松心里的压力。无论写书，读书，似都是生存的余事了。求写作、读书而为传薪的人，渺不可得。因此编一部译丛，却以前人的宗旨为宗旨，这在出版者来说，是“不可”的，在编者是“不能”的，对读者来说，又是可笑的。

这名为“三尺书架”的译丛，是套用了查尔斯·艾略特的“五尺书架”，即“哈佛古典丛书”别名。但面对它的抱负，我们很惭愧，因此自裁了两尺，以表示不如人家。但“五尺”是汉子，“三寸”才是“钉”；之所以裁两尺而非四尺七寸，是我们还有小小的抱负，尚可以自诩。兹略述其意，就教于读者。

选目的标准，是不求经典，但都得是“好铁”打的。也不求读者奉为思考、行动的指南，只在于让人知

道：有过这样的人，想过这样的事，有过这样的体验。这些知识、想法、体验，都是我们曾有却不清晰的，或想有却没有的。总之不谈奇，不言怪，不故作玄虚与高深，务求知识的平正，经验的练达，和人情的通脱。常人不愿有的东西，本译丛一概不取。

第二个标准，是选书不按知识的分类，比如从这个鸽笼里，揪出本科学，从那个鸽笼里，掏一本文学。我们只选天上的野鸟，只长得俊，叫得好，飞得漂亮，那不管它挂的是科学、文学、哲学，或难以类分的标签，都在我们的选取之列。因为知识有类别，经验是整体的。

第三个标准，是文字要有风格，即便不能，也要清晰。无论正说，反说，斜说，侧说，但句句都得是人话。译文的风格，也以此为追求，至少不让读者掰着手指头，去数句子的“主谓宾”。

一个译丛该有的说明，也就是这些了。简而言之，本译丛的宗旨，是为读者提供一点有意味的知识、想法和体验。使我们于“兵法”之外，还有人所该有的知识，在平淡的生活之外，有人该有的更好的体验，在俗常的想法之外，还有让我们感到自尊、自信，感到不枉而为人的想法。在这犬儒的时代，这就是文明的薪火了，虽不足以“雄”，亦足以“豪”。

——欢迎来“三尺书架”。

三尺书架





前言

感觉的自然史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这世界多么让感官赏心悦目！在夏季，透过卧室窗户沙沙吹进来的甜蜜芳香引诱我们从床上爬起来。太阳在薄纱窗帘上戏耍，给窗帘带来了云纹般的效果，使窗帘看似在光线中颤抖。在冬季，红衣凤头鸟在黎明时分扑向自己在卧室窗户玻璃上反射的影子，朦胧中的卧室主人会迷迷糊糊地意识到那是什么声音，无奈地摇摇头，下床走进书房，在纸上粗粗画出一只猫头鹰或别的什么猎食动物，将它贴在窗户上，然后再走进厨房，煮上一壶芳香、微微有些发苦的咖啡。

我们可以暂时让一个或多个感官失去功能——比如泡在与体温相同的温水中，但这样做只会使其他感官更加敏感。如果不首先借助感官这张雷达网来探测，我们根本无法了解世界。我们可以借助显微镜、听诊器、机器人、卫星、助听器、眼镜等来增强我们的感官，但我们无法知道超越感官之外的事。我们的感官界定着知觉的范围，由于我们生来就会探究、追问未知事物，我们一生会花很多时间步测风的边界：我们使用毒品，去看马戏，穿越丛林，听很响的音乐，购买异乎寻常的香水，为新奇的烹饪用品支付不菲的费用，甚至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品尝新的口感。日本的厨师会请大家品尝河豚肉，这种鱼如果不特别小心处理会含有剧毒。最杰出的厨师会在河豚肉里留下一点毒素，让食用者嘴唇感到刺痛，也让他们知道自己多么接近死神。当然，有时候



就餐者离死神太近了一些，因而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河豚爱好者在席间丧命。

不同文化对感官快乐有不同的解读（将牛粪用作美发剂的马萨伊妇女会觉得美国妇女用留兰香使自己口吐香馨的做法很怪异），但我们使用这些感官的方式却完全相同。最令人惊奇的不是我们的感官如何跨越地域或文化，而是如何跨越时间。感官将我们与过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又使我们珍爱的大多数思想望尘莫及。例如，我曾读过古罗马诗人普洛佩提乌斯的诗作，看到他详尽地描写了自己与贵妇朋友霍斯蒂娅之间在性生活方面的你来我往。他喜欢与她在阿尔诺河岸上做爱。我惊讶地发现自公元前 20 年至今，调情的变化多么少。爱情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普洛佩提乌斯像所有恋人一样信誓旦旦，一样充满渴望。更令人称奇的是她的胴体与现在生活在圣路易的女人完全一样。数千年的流逝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她身上每一

马萨伊人：位于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游牧狩猎民族。

普洛佩提乌斯（前 50？~15？）：古罗马哀歌诗人，写有 4 卷哀歌，大多为爱情诗。

沉睡的维纳斯 乔尔乔内绘

她身上每一个细微、雅致之处都像现代女性一样吸引人、一样敏感。



个细微、雅致之处都像现代女性一样吸引人、一样敏感。霍斯蒂娅的感官所体验的感受可能不同，但传达给感官以及从她感官里传达出来的信息却完全相同。

如果我们去非洲，去几百万年前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母亲、身材矮小的露西的骸骨所在的非洲，放眼远眺山谷对面，我们就会辨认出远处她所熟悉的群山。的确，这些山峰很可能就是露西临死前最后看到的東西。她所生活的物质世界的特征发生了许多变化：天上的星座可能稍稍改变了位置，但山的轮廓仍然与她当初站在那里时极为相似。她会像我们一样望着群山。我们现在跳回到1940年的里约热内卢，来到巴西作曲家埃伊特·维拉-罗勃斯别致的家中。他那充满活力、优美华丽的音乐以规范的欧洲传统形式开始，然后演变成亚马逊雨林中的鸣叫声、喘息声、骚动声和丁零声。维拉-罗勃斯习惯于在自家客厅的钢琴上作曲——他会打开窗户，望着里约四周的群山，选择当天的视野，在乐谱上画出群山的轮廓，然后将这些画出的轮廓用作旋律线。生活在非洲和巴西的这两位观察者之间虽然相隔了二百万年，但他们观察的过程完全相同，眼睛均看出了山的轮廓。

维拉-罗勃斯(1887~1959): 巴西作曲家，主要作品有《巴西印象》等。

感官不只是以大胆或微妙的举动去清晰地理解生活，而是将现实撕成充满生气的碎片，然后再将它们重新拼成有意义的图形。生活给一切洒上了灿烂、喷涌而出的活力。感官将零零星星的信息传给大脑，就像拼图游戏中的一个个小图片。当有足够的小图片拼在一起时，大脑就会说“奶牛”。我看到了奶牛。这可能在整个动物还没有被看到之前就会发生；感官“绘制”出的奶牛可能是个轮廓、半个身子、两只眼睛、耳朵和一个鼻子。在美国西南部的平原地区，牛背上会出现一个黑点。牛仔，大脑说，接着这个人转了一下脑袋，露出了帽檐的侧影。有时，这些信息是通过二手或三手渠道获



得的。远处的一团灰尘：一辆小卡车在疾驶。我们将这称作“推理”，仿佛它是一种脑力调料。

一个水手站在甲板上，手中握着的旗语旗紧紧贴在身体两侧。他突然举起旗帜，用一种“拿去吧”的手势将两面旗一起挥向右边，然后转身，蹲下来，将旗帜挥过头顶。这位水手是感官发送器，那些看到他并且明白他意思的人就是感官接受器。这些旗帜永远不变，至于他如何挥动它们则要根据不同信息而定——他的各种姿势便包含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换个形象：一个女人坐在电报机前，敲击出莫尔斯电码，再经电线传输出去。那些点和长划便是神经冲动，能够以复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把信息清晰地传达出去。

当我们称自己为“有知觉的”物种时，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有知觉。更直接或更包容的意思是我们有感官感觉。“你失去理智了吗！”有人会难以置信地怒吼。有人居然会脱离自己的躯体，像无处安身的渴望一样在世界上游荡，这一形象似乎根本不可能。只有鬼魂才能真正脱离感官的约束，当然还有天使。如果使用褒义词，我们会说自己从感官中“解脱”出来了——比方说，某种亚洲宗教中见到的超俗脱凡的安详。人会生老病死，能体验酸甜苦辣，这既让我们惊慌，又是我们的特权。我们生活在感官的掌控之中。感官在扩大我们的世界的同时也限制了我们，束缚了我们，但这种限制和束缚是多么美好啊！爱情也是一种美丽的束缚。

我们需要重新回过头来感受生活的质地。我们生活在 20 世纪的美国，我们的许多体验其实都是一种努力，试图远离生活的质地，试图淡化成一种直率、简朴、庄重、清教徒式的例行公事，没有任何感官激情。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感官享乐者不是克娄巴特拉，不是玛丽莲·梦露，不是普鲁斯特，也不是其他耳熟能详的骄

克娄巴特拉(前 69 ~ 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

普鲁斯特 (1871 ~ 1922)：法国小说家，代表作《追忆逝水年华》。

奢淫逸之徒，而是一位失去几种感官的残疾女子。海伦·凯勒双目失明、聋而且哑，但她其他的感官却极为敏感。当她将双手放在收音机上欣赏音乐时，她能区分出短号与弦乐之间的区别。她从朋友马克·吐温的嘴唇上聆听密西西比河流域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美国南方故事。她详尽地描述生活中奔泻而来的芳香、滋味、触摸和感情，她带着名妓般的感官快感探索过这一切。尽管身有残疾，她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充满活力。

海伦·凯勒(1880~1968):美国聋哑女作家和教育家。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汤姆·索亚历险记》等。

我们喜欢将自己视作进化出色的物种，衣冠楚楚，与远古时代在洞穴中的生活相隔了数百万年，脑力更是天壤之别，然而我们的躯体却不这么认为。我们可能奢侈地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但每当我们遇到真的或想象的掠食者时，我们的肾上腺素仍然会奔涌而来。我们甚至会去看恐怖电影，以此来再现原始的恐惧。我们仍然立下界标或标出我们的领地，只不过现在有时借助的是无线电。我们仍然图谋地位和权力。我们仍然创造艺术品来丰富我们的感官，给这充溢的世界增添更多的感官刺激，也让我们更尽情地享受生活中的壮观景象。我们仍然为爱情、欲望、忠诚和激情而痛苦不安。我们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充斥这世界的美丽与恐怖。别无他法，要想理解绚丽、狂热的知觉，我们就必须先弄明白各个感官——它们如何进化而来，如何能被拓展，有哪些局限，有哪些禁忌。对于我们有幸生活的这个令人陶醉的世界，它们又能教给我们什么。

要想弄明白这一切，我们就必须“运用我们的脑子”，也就是我们的才智。大多数人认为才智位于大脑中，但生理学领域的最新发现表明，才智并不真正居住在大脑中，而是搭乘由激素和酶构成的车队在全身各处旅行，忙碌地揣摩着我们归类为触觉、味觉、嗅觉、听觉和视觉的复合奇观。我在本书中力图探索感官的起源



与进化，感官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感官的范围和名声、传说与科学，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感官习语，以及一些特别的话题。我希望这些话题能像它们引起我激动一样也能让其他感官享乐者兴奋，并能让那些不太张扬的人至少也停留片刻来对此感叹不已。这样一本书最终将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一场庆典。

CONTENTS



感觉的自然史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001

前言

001

嗅觉

最直接的感觉。呼吸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嗅到气味。气味就像威力强大的地雷，在我们的记忆中轻轻引爆，一个百感交集的幻象就会跃然而出。

071

触觉

最古老的感觉。通过触摸获得的感觉不仅仅只是热、冷、痛和压力……没有了触觉，人将生活在一个模糊的、麻木的世界里。

133

味觉

最亲密的感觉。食物是快乐的巨大源泉。它给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中的火炉添加燃料，它还让我们品味生活的奇妙壮丽以及平淡乏味。

185

听觉

最微妙的感觉。我们渴望歌声、噪音和言谈，而不想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我们依靠声音来理解周围的世界，与之交流，表达情感。

247

视觉

最重要的感觉。所有感官中的垄断者。只有当我们用眼睛来观察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充满着文化和感官上的美丽。

313

联觉

最独特的感觉。生活不断蹂躏着我们的感觉，每个人都体验着感官的某种交融。它不是感官超负荷者的瘟神，而给具有持久创造力的人带来活力。

329

后记



嗅觉

感觉的自然史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最直接的感觉。

呼吸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嗅到气味。

气味就像威力强大的地雷，

在我们的记忆中轻轻引爆，

一个百感交集的幻象

就会跃然而出。

